性理指歸

自叙性理指歸

自古皇王碩輔所為創開治統
聖賢君子所為讚明學術並垂
訓於萬世執非自所性中出哉碩
所性作用由身以及家國天下
莫不粲然其有理在是圖蓋

而不可易者自與理不明於天下人
始悵然其何之即有信測莫能
見天地聖賢之情即有獻為善
能識帝王經濟之略莫不勝一念
而治寧於和而無怪其然矣我
成祖文皇帝體道經世

命儒臣編性理一書詔示來許其
甄陶造就豈不深且遠哉惟此
編卷帙浩繁讀者苦不能竟且
其中兼收象數語或更入奇秘
讀者猝不能解以是覽輒廢
卷愚少讀是書稍窺其槩矣

令更編閱經史乃識性之理人人悉具人人皆可希賢聖人人皆可佐帝王特患不得其指耳知其指則知先其歸固人人所宜自奮者也悟此人甘於遜而不思幾及哉因取是書略刪象數哉浩繁而

獨揭其精蘊者以發出使後學
者一覽即知其大指好焉而不已
習焉而不厭而各完其所性之天
六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寧不可成
位乎其中哉書曰是彝是訓于帝
其訓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指歸之說也愚請以是語爲嘗與
作人者頌又請以是語爲今與作人
者勗

萬曆庚戌孟秋之吉
烏程後學姚舜牧謹書於芳
實軒

性理指歸卷之一

烏程　姚舜牧次訂

道統

朱子曰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

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耳○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奥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河南兩程先生親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聞於其說者始得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蓋三先生有功於當

世於是爲不小矣
黃勉齋曰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

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陳北溪曰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繼天立極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天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鶩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濂溪不由師傳提綱啓鑰具在太極一圖與羲皇之易相表裡而下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而光大之使斯世之英

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斯文洋
洋與洙泗並朱文公又即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
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
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
之淵源者也

李果齋曰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子
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
各以意為學寥寥千載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淩
失其真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
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

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殊其旨遁而入于異端者有矣朱子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羅古之載籍下探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眞西山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旣沒

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夫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未究其極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迨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

也哉天也

聖賢總論

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尸其功○聖人一言即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

盛者見於所遇也而或以為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
聖人者也○惟聖人普通變○聖人濟物之心無窮
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凡人有己必用才聖人忘己何才之足言○聖人之
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靜亦有至憂而未
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賢聖○聖賢之處世莫不於
大同之中有不同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而已
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而已○學者必識聖賢之
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
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

也○聖人愈自卑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又反人之情也所以異於人者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

胡五峯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至死而不忘然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並行而不悖二者氣象如何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無我無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天運時刻不暫停

聖人明睿所照見於無形非常人智慮所及者

[illegible]

孔子

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呑許多不得○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又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孔子當衰周時知時君必不我用然聖人都無此心逆料其用我與否據陳恒弑君沐浴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聖人猶欲有爲也○問擬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

呂東萊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

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
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
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
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問顏子如何學
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
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問顏子勇乎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抑可謂大勇矣○顏子作得禹稷湯

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則簞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夭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

張横渠曰顏子雅意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麄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麄

問顏子天資明睿而學力精緻於聖人之言皆深曉默識與聖人生知意味相似否朱子曰是如此○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然無痕迹

張南軒曰顏子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麄如何陳潛室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渣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渣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麄

曾子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亦好後人雖有好言語只彼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易簀之事非大賢已上作不得

朱子曰曾子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真積力久而得聞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本○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

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楊龜山曰孔子殁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

陳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方

始湊合得着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麽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巳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楊龜山曰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

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思以道援天下其自任可謂至矣顧當戰恃强挾衆而騁語以仁義動逆其所順宜其迂闊而不用然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誠然哉

尹和靖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岐未爲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現楊子謂孟子知言

之要知德之與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胡五峯曰孟子生世之大弊承道之至衰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而不變屹然獨立於橫流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擔當得事○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答林擇之曰近略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常於極險處方與一

幹韓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問孟子露其才豈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張南軒曰孟子在戰國多眷眷於齊宣其去也又遲遲而不行只爲其有好勇之資難爲棄之耳

孔顏曾思孟閔諸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不言而化孟子則露其才時然

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愷悌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宣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行其說於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也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顏子具體顧微耳在充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

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謝上蔡曰孔子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時諸國君相怎生當得他恁地禮數聖人是也只管行禮又不與你計較長短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也冕者瞽者見之便作過之便趨蓋其德全盛自然到此

不自勉強做出來氣象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猶自參較彼我未有合一底氣象○孟子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覷着非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顏子擴充其學孟子能發其大

或問古來誰好學尹和靖曰惟孔子好學因孔子有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

者其次莫如顏子○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

胡五峯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希孔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丁寧反覆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孟軻氏闡先聖之道見齊梁之君開陳禮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

也

朱子曰曾子子思孟子大畧皆相似○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陳潛室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有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畛

饒雙峯曰顏子孟子均之為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親愛之孟子如泰山

嚴巖可望而不可扱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許魯齋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紓其沛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真西山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雖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

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强宰我是也
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第甚高何以見楊龜山
曰觀其死不忘結纓非所養素定何能爾耶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看
見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其胸次
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有康節底意思
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問曾
點氣象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
甚得如此始得○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
○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

知其非義而苟為也○子張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不來底面目出來○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模嚴毅底人○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曾而下惟二子後來大長進○子游生於吳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

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訓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耶○問孟子恁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他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

姚舜牧曰孔門諸弟無庸論矣孟門豈無其人哉

公孫丑萬章之徒固皆碌碌若桃應設舜爲天子
臯陶爲士瞽瞍殺人之問豈其無關於世教哉又
若夷之舍墨而歸儒聞一本仁孝之說憮然自失
謂孟子之命我與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者何以
異又若樂正子之善信推之可至於美大出之可
優於天下豈其不及宋儒之門弟哉編此書者何
致詳於濂洛關閩諸及門而疎畧于亞聖大賢之
親炙者也

丙申季冬曾孫男淳起校補

性理指歸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或謂牧曰所叙道統於太極圖說等書之前似矣然既始道統應即接諸儒胡攙入諸子也牧曰道統繫在聖賢何可一日斷絶無奈老墨輩並生于聖賢之世而好異以立論也有老墨則有莊列有申韓有荀楊等不一其人非不言性而實戾於性非不言道而實叛于道倘不致辯於大聖大賢之後則何以知道統之幾絶而諸儒之仰繼哉且宋儒之著述本漢儒之訓詁爲

多如戴如毛如伏生等之訓詁其人雖未必皆
賢然要亦聖賢之徒也況董仲舒學貫天人其
言其行未必即媿於宋儒即唐之韓愈雖功名
之士然原道一論佛骨一表豈其不及宋儒之
門弟哉特其時無若宋儒之倡學者從游者相
與聚講於門墻以明聖賢之指歸以紹聖賢之
統緒耳然在當世可無其人哉即宋諸儒而上
可即斥董韓而不紀哉獨恨編是書者不加評
品混董韓於老莊申韓之列無以服後學者之
心耳牧今若是其次第正慨道統之所以失其

傳也正推尊諸儒不同於諸子而可以仰紹先聖之道統也豈敢自立意見混淆後先諸賢而無別哉高明君子請細覽而加繹焉

諸子

老聃

程子曰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萬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

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横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予奪翕張有是理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朱子曰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虚極守静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黒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

極難常見畫本老子矣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肯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

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着事也不挽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

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
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
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
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
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如言
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
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
用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兮說話

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强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太史公將他

與申韓同傳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儉德
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
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
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
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修養者此身不有所損失而
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
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
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字樂菴曰天物不貳而各

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淆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陳

潛室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脉如此

列禦寇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甞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甞有此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周

程子曰莊子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

死一章最佳○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覔一個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胡五峯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朱子曰莊周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數語後來人如何及得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又曰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莊子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故衣背當中之縫亦

謂之背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但唯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循中以爲常蓋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或曰然則莊子之意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賊德之尤者

○問學者何君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

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着臣服他更無一個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

眞西山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能反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云老莊之俗傾惑

朝廷令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所宗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使胡羯氐羌腥羶華夏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

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談致效而非喪邦也夫郤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談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程子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云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

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子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僞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未知其於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仲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

之并附以他書耳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陳潛室曰自霸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交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黙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與其政豈在於民乎特假內

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其巧於用詭固如此

孫武

朱子曰鄭厚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奇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荅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

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云云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辯但其薄三王罪孟子以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爲大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申不害　韓非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況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朱子曰須是有是物而后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個同曰異須求其真個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於一火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三者亦互相

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則謂禮之僞謂性之惡宜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

董子 名仲舒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

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
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董子識得本原如云正心
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智皆其具此等
說話皆好○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
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
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
真西山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
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
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

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慎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嘆哉

姚舜牧曰董仲舒可並列於諸子哉道之大原出於天漢儒以前曾未有識此者即漢儒以後識此者幾人若正誼明道之論分明孟子何必曰利之真傳彊勉學問行道之言分明孔子困知勉行之遺旨使若人者得聖門為依歸豈不可附於游夏之末哉乃後儒或惜其學之流于災異也或疑其施展之末必得也噫乎彼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豈終惑於災異之說乎彼謂正心以正朝廷豈不能大其施展乎無柰世之莫宗而一腔經濟僅見於天人之三策耳然兩相驕王而非禮不行時

方取容而正身率下李老子家無愧無怍跡其行豈遂不及宋之諸儒耶且不獨董子也若大小戴毛公申公伏生輩豈皆不及伊洛之門人耶偶生宋時則並列於諸儒偶生漢世則並列於諸子且有棄不及收者可勝嘆哉愚故欲特摘董子附孔孟絕學之後以待後世之興者使不混湮沒於荀楊之列也高明者幸虛心一評焉

楊雄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

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於易真屋上架屋牀上疊牀○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丈夫哉

朱子曰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

真西山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覩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文中子王通 字仲淹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朱子曰仲淹於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

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如小兒竪瓦屋○問仲淹視荀楊韓氏優劣如何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欲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韓子名愈字退之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又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杜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揚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曾得千餘年後豈能斷得如此分明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韓文公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從裏面流出

眞西山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

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奬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

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此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總論

朱子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韓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做事業底人如韓退之雖是見得個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

這心○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個規模自有個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下面工夫都空疎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十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鬭不息憤悶惻

但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理得王通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爲人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

歐陽子 名修字永叔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

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囿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楊龜山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其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蘇子 名軾字子瞻弟轍字子由

朱子曰昔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趣之也直以身爲爐而後已耳○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個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個物事看○答程允夫書曰來教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

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幷孟子而不知也孟子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或謂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修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贅艮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又云老蘇辯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個要遁形骸離世底模樣面垢身汙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

之即此便是放心辯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〇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敗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姚舜牧曰凡議論須持平可信後世子瞻在當時雖似豪放然節槩未見喪失安見德行不如介甫

也且介甫之德行安在哉以子男之恣蕩不能一檢束他可知已若子瞻初年論生財用兵或亦有之然見介甫做壞便知不是倘其初年見用於時做得狼狽未必不知悛改也豈若介甫執拗做到極狼狽處反引兇類禍國戕民而不恤耶子瞻只緣初與洛黨爲仇故洛之黨共詆之一脉傳言必擯斥之而不與耳敢與一伸辯焉